

追寻夏衍 触摸那个时代的灵魂

——专访夏衍孙女、作家沈芸

沈芸是谁？虽然在作家圈并不经常见其露面，但她在夏衍研究、非虚构写作领域，成就卓著。

沈芸与爷爷夏衍在京城一起生活了20年，亲情深厚。得到了爷爷言传身教，吸收了很多来自长辈及其亲友圈丰盈的精神营养。爷爷去世后，沈芸从回忆爷爷逐渐走向研究爷爷。她写出《祖父夏衍与中共隐蔽战线》等文章100多万字，参与编辑的书有《90年代的“第五代”》《夏衍全集》等。



1984年，在北小街46号家中，夏衍与孙辈的合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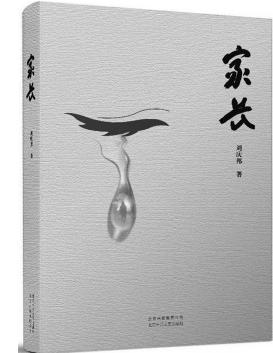


沈芸。

好书推介

《家长》

作者：刘庆邦



女主人公王国慧小时候因家里贫穷而半路辍学，这成为她一生的遗憾，于是便把自己的理想与希望全部加诸儿子何新成身上。她对儿子在学习方面的关心无微不至，而对儿子在心理上，却采取了错误的围追堵截的方法，最终导致儿子精神的崩溃。

在这个希望破灭之后，王国慧又把希望寄托到新出生的孙子身上。但精神失常的儿子却早早就掐灭了王国慧这一刚刚萌芽的希望。警察带走了她的儿子，十余年的坚持与努力化为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。

《给快节奏时代的简单心理学》

作者：[英]乔尔·利维



你以为心理学是什么？看一眼就能猜到想法？谈一次话就能治好心病？更有甚者，还能通过催眠来操控精神？

你可以说心理学很高深，因为它比你自己更懂你。你也可以说心理学很简单，因为你也可以说了解这门科学。

思维、记忆、情绪、人格、智力、关系、群体、变化、变异……《给快节奏时代的简单心理学》以心理学发展为脉络，浓缩各流派研究成果及大师们的卓越成就。哪怕没有专业背景，也能让你快速掌握知识点，轻松学会心理学。你会发现，看懂人类竟如此简单，如此有趣。

《多情漫作他年忆——苏曼殊传》

作者：赵冠舒



本书以人物传记的形式，以晚清及民国初年为时代背景，描写了苏曼殊传奇而短暂的一生和成长经历，还有他投身革命的种种际遇，以及他在小说、诗歌、译著、绘画等方面显著成就。本书对苏曼殊作品进行解读的同时，把苏曼殊的作品和人生经历相结合进行介绍，旁征博引诗词歌赋，像是一场诗学和美文的盛宴，避免了枯燥的阅读感。本书搭配了很多图片，在丰富版面的同时，也能调节读者的阅读节奏。

对话作者 记忆是有血有肉的

记者：《一个人和一群人》中关于人、景、物的回忆和描述，风格简练、克制又带着深情。尤其是《六部口街14号的来访者》《南竹竿胡同113号》两篇，令人印象深刻。这种为文能力，首先跟您的天赋分不开，此外还应该跟您爷爷夏衍对您的点拨有关系吧？

沈芸：在琦君散文奖的获奖感言里，我说，我的这部分写作原动力都来自记忆，记忆是有血有肉的。很幸运，我有一个很高的天赋，是爷爷在基因里传给我的：记性好！我爷爷的记忆力是没得说的，历史上那么多大事件，他亲历了，记得清清楚楚。他的母亲（我们的太祖母），他的二姐（我们的姑奶奶）及她现在世的唯一一个女儿（我叫五姑姑，95岁了），都继承了这一脉，这些女性都是记忆力超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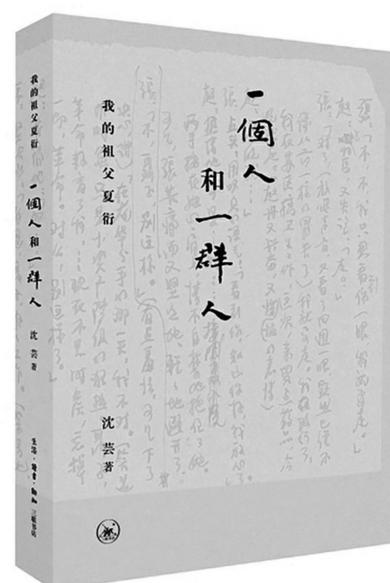
记者：身为夏衍先生的孙女，您与爷爷一起生活了20年。从爷爷那里受他言传身教，您如今回顾看来，自己获益最大的有哪些？

沈芸：我爷爷对于二三代后辈没有功利要求。他对小孩子，尤其他喜欢的女孩子是很宠溺的。譬如杨绛先生跟我的姑姑是社科院外文所的同事，她们一起下干校。《干校六记》（杨绛著）还提到过，钱杨准备回京，我姑姑和女友去挖荠菜，包馄饨给他们送行。杨先生说过：“夏公对女儿没有太多的要求，很宠爱，也很放任，他女儿爱打扮，很烂漫，就是一副爸爸女儿的样子，我觉得挺好……”确实是这样。我爷爷如看到我今天能够继承他部分的写作才能，会很高兴。但是，对于社会成就，他不会强求，他会认为，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，而且还做出了一定的成绩，就足够了。

记者：夏衍先生是电影艺术家。你大学学习的专业也是电影。你从事的学术研究，重点领域就是电影。但您曾经写道，爷爷希望您回到文史方面的研究和写作上来。因为作为一个综合教育的基础，电影的面太狭窄，不足以支撑知识结构的全部。现在回想爷爷的话，您有怎样的感触？

沈芸：上电影学院，我很兴奋。眼前打开了一个崭新大门。我虽然跟着爷爷看电影，也见过很多电影人，像白杨、夏梦、张瑞芳、于蓝、南北二谢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。我见到他们都很稀松平常，他们会经常到家里或医院来看我爷爷。他们大人谈话，也不会把我一个小孩儿轰出去。但是，这跟系统学习电影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
到了电影学院，每天填鸭式看电影，所有话题都离不开电影。一下子找到了天之骄子



的感觉，飘飘然。可是，我爷爷在上世纪60年代是在电影学院授过课的，他讲剧作，就是《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》那本书，他很清楚电影学院教学的长项和短板，他其实更希望我去读中文和历史。现在我也懂了，上有多少枝和叶，下有多少根和茎，这是一棵树生长的道理，也是一个人成长的道理。

我们从本科就学电影的人，普遍视听感觉好，毕竟几千部中外电影积累下来的优势，而且是童子功。我毕业后做电影专业杂志编辑，有这点知识还是得心应手的。但我爷爷对我写的电影文章不以为然，他根本就没看过。后来我转去做专职研究工作，接受电影产业史的写作任务。这时压力就来了，史学底子不够，文字生涩乏力，方法论不足。此时此刻，我总想到我爷爷对我说的那些话，字字箴言！仅靠电影学方面学识，不会让我的写作之路走得很快。

记者：您从一个孙女对爷爷的回忆到进入“夏衍研究”，让读者看到了与学院派论文不一样的夏衍研究，更深刻了解到夏衍的人品文品、性情细节。写散文与做“夏衍研究”之间的平衡，是如何把握好的？

沈芸：我不会按照学院派论文体来做“夏衍研究”，很多那种格式化文体写出来的“夏衍”，让我读起来，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。我

承认这些学问的价值，但是我自己做不来。我是从研究年表和书信进入夏衍研究的。这项工作一直在持续，没间断过，也不着急拿出阶段性成果。我很迷恋这一研究过程，有意思！每每触摸到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脉搏和灵魂的时候，我的满足感能让我沉浸很长一段时间。写研究性文章，我一定要恪守史料，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，“大胆地推测，小心地求证”。至于文章形式，我觉得还是由内容决定的，如果能做到“文史哲”融为一体，把学术论文写成散文体，那我认为是行文中值得追求的一种高级境界。

另外的一条平行线，是我写的大量非虚构散文，是关于记忆的。记忆不是单纯的回忆，不应该成为个人情绪的单向度宣泄。要让自己的记忆有生命力，一定学会把控情绪。《一九七五，那一年的夏天》，是写我爷爷从监狱里出来，为了配发他写的《我的家史》，《文汇报》的总编辑郑逸文的评价是：会写。我理解她说的这两个字，是在说，把控情绪对于一个作者很重要。这篇《南竹竿胡同113号》，《花城》的主编朱燕玲是第一时间给予肯定的，她说，你一定要坚持写下去。我相信，她们都看到了，这种对记忆的坚持是有力量的。

记者：您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。对电影与文学的关系，有怎样的看法？平时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？

沈芸：我看电影，和在学院时相比，方向不是很一样了。当自己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了以后，忽然有一天觉得很无趣，看电影时，初心的快乐没有，有的是脑子里在课堂上学来的一堆条条框框，再后来就发现，与普通观众的欣赏距离越来越大。这不好，要回到初心，回到原点。当然，我们这种经过专业培训的人永远都不再是一张白纸了。但回到一个快乐观影的观众状态还是可以有的。跟读书是一样的，阅读首先是想读下去，看电影，开头的十分钟到二十分钟很重要，它决定了你坐不坐得下去。

记者：接下来还会继续写跟您爷爷相关的回忆性质的随笔或者散文吗？我是非常期待的。

沈芸：我最近手头还在写，不过因为年底手头的事情有点多，文章开了一个头，没写下去，速度有点慢。就像贾樟柯说的，写作是一种生理需要，不吐不快。我总是要耗到不吐不快的时候，就写出来了。

据封面新闻、《华西都市报》